



基於一股「捨我其誰」的擔當，讓賀德芬多年來，總是不斷迎向挑戰，並寫下無數歷史性的新頁，圖為1990年三月學運，攝於中正紀念堂廣場。（圖片提供/中國時報）

# 人生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成長

## 側寫「溫柔女強人」賀德芬

電基會主委賀德芬教授，一直是心懷理想、力行改革的典型，一身知識份子的骨氣與風範……

文／邱麗文

生命的歷程，如果從未出現風雨或轉折，人們往往會習慣遵循固有的思考模式，且終身不渝。可是，對善於反省自我的賀德芬來說，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，總是在察覺問題且理出頭緒之後，勇於向曾經的「執著」揮別，並邁向嶄新的探索。從她秀氣且帶著笑的臉龐中，我們感受到的，是充滿魄力且不向強權妥協真性情，也基於這股「捨我其誰」的擔當，讓賀德芬多年來，總是不斷迎向挑戰，並寫下無數歷史性的新頁。

「忠黨愛國」，是賀德芬自幼培養的信仰

出生於四川成都的賀德芬，從有記憶開始，就過著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。當時正值國共內戰，她與家人就一路從四川輾轉來到台灣，並在童年階段就耳濡目染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中國思想。在典型的外省家庭成長，「忠黨愛國」是賀德芬自幼培養的信仰，且在全台戒嚴的封閉環境中，根本找不到懷疑的基礎，於是她就一直相信「忠黨」就等於「愛國」，一心只想維護黨譽，為國家做事。

回聽到許多人訴說著自己的悲苦，再看見爽朗好客且好打報不平的母親，總是熱心地幫忙解決親友的問題，她也日漸感染了正義、熱情且嫉惡如仇的個性，一心盼望長大後也能像母親一樣為人們主持正義。

由於天資聰穎，加上好學、好強的個性，讓賀德芬從小就是個會讀書且嚴謹的孩子，從不讓父母操心。從北一女到台大法律系，她都是成績優異的學生，卻因為內向、害羞的個性，讓她很少參與社團活動，成為同學眼中「絕不跳舞」的乖乖女，甚至不敢單獨上街吃飯。回想往事，她笑著，「許多逃難的困苦，多由父母的口中得知，自己其實並沒



爽朗好客且好打報不平的母親，總是熱心地幫忙解決親友的問題，賀德芬也日漸感染了正義、熱情且嫉惡如仇的個性。圖為台大畢業時與母親合影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小時候，賀德芬家裡來往的親友大多為大陸來台的難民。每





不服輸的賀德芬，應劍橋大學的邀請，以「訪問學人」的身分，實際訪視歐洲各國著作權法施行的情形，更進一步充實觀念。圖為遊學歐洲時與德國好友的合影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代表。  
從安逸、保守到成為校園運動的領導者，這樣的轉變，是賀德芬出國前始料未及的，她想，「也許這才是我真正的一面，過去因為封閉的環境，而沒有機會展現。」在投入校園活動的期間，賀德芬一面為著自己的政黨抗辯，一面開始思考同學們提出的質疑，理性且聰慧的她，心中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反思。  
眼看著許多熱情且優秀的海外留學生，都如此執著地投入民主運動，她內心自然起了不小的波動，一股隱隱待發的嶄新思潮，已悄悄地駐進本已根生的思維中，並冒出了些許異質的新芽。為了擺平內在的矛盾，賀德

芬決定要挑戰自己的信仰，而這趟短短兩年的美國之旅，也成為她生命中的轉捩點。  
**推動「著作權法」的過程，讓她認清台灣的惠民政策**  
返台後的賀德芬，一面在報章上發表尊重「智慧財產權」的觀念，一面則回到台大開授「著作權法」的專業課程，「當時最想做的是盡自己的能力，在民間推動法治的觀念。」此外，為了將出國所產生的內在矛盾理出頭緒，她也積極投入社會觀察，期望自己能以更遼闊的眼光看台灣問題，以解除內在因異質入侵的矛盾思維。可是，愈是深入觀察社會現況，她心中的痛苦也愈深，因為她已相信，「台灣的確沒有足夠的民主素養，去容忍別人說話的權利。」  
在初期推動著作權法的過程中，賀德芬飽嚙各界的批判，不僅政府不支持，連學生也為了必須支付版權而即將提高的書籍費，在校刊中刊登，「教授，就

有深刻的印象。可是，眼見父母在艱難的環境中，仍然讓我安心求學，自然就形成一股鞭策上進的力量，努力用功來回報父母。」  
身為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卻擁有好強的個性與強烈的自尊，似乎已註定要遭逢無數的磨難，而最多的時刻，就在與自己的征戰。  
**走出自我塑造的保護膜，邁向留學之旅**  
台大法律系畢業後，賀德芬因考慮到家中的環境與自己的性向，決定不出國留學，並選擇留在法律系擔任助教，讓自己可以繼續過著自在單純的校園生活。一路循規蹈矩地從助教升任講師，同時結婚、生子，穩定的生活模式讓她愈來愈安於現狀，並對整體社會的轉變，失去了敏感度也無暇理會。她說，「那時候幾乎沒有企圖心，只想在自我塑造的保護膜內成長。」  
既然走向學術的路，繼續深

造就成為必然的結果。為了讓學術的生涯更上層樓，賀德芬獲得了「國科會」的公費留學，帶著丈夫的支持與孩子的寬容，隻身前往美國華盛頓大學，攻讀法學碩士，專修著作權法。雖然當年「著作權」的相關法規，仍不受國內重視，可是不喜歡與別人「搶熱門」的她，還是依自己的興趣選擇這個充滿文化思考的法律專科。  
來到自由開放的美國校園，一向保守、內向且不熱衷時事的賀德芬，漸漸被環境的氣氛所感染，整個人變得充滿朝氣，並經常接觸當地的公共事務。由於當年是拿「國科會」的獎學金出國，自然被留學生看成是「官方」的代表，而她忠黨愛國的表現，更讓一些推動台灣民主化的留學生，視為極右派的人物，還有人乾脆稱她為「台灣特務」，對她充滿戒心。

**留學生生涯，讓原本堅定的信仰產生疑惑**

留學階段正值中美斷交的前兩年，國內的政治氣氛格外詭譎，海外的民主活動也日益熱絡，可是已多年不理會社會脈動的賀德芬，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異狀，所以她對海外留學生的「反政府」行爲，深感不以為然。面對眼前的處境，童年階段渴望「主持正義」的宿願，又重新在心中引燃，於是她展現出一股不平則鳴的氣魄，四處與批評政府的人爭辯，心中只想著，「誰都不能批評台灣。」於是，賀德芬就不自覺被捲進政治的波濤之中，成為活躍校園的「國民黨」

身為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卻擁有好強的個性與強烈的自尊，似乎已註定要遭逢無數的磨難，而最多的時刻，就在與自己的征戰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來到自由開放的美國校園，一向保守、內向且不熱衷時事的賀德芬，漸漸被環境的氣氛所感染，整個人變得充滿朝氣，並經常接觸當地的公共事務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





更進一步充實觀念。

### 國家的文化發展，應建立在健全的制度上

賀德芬就像是奔向沒有終點的馬拉松，在漫長又停不下来的改革旅程中，不斷增加自己的社會參與，只為了讓改革的種子，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抽出充滿希望的新芽。（圖左一為盧修一）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在不斷觀摩的過程中，賀德芬體會到，「國家的文化發展，應建立在健全的制度上，才能給創作者一個有利的環境，也才能使更多、更好的智慧財產為社會大眾所共享。」民國七十一年，賀德芬從英國回來，立即提出「修改著作權法，尊重智慧財產權」草案，卻仍不受到正視。直到後來台灣在國際上被視為「仿冒、盜版」的王國，並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壓力，政府才願意正視著作權法的推動。

或許，「亡羊補牢」一直是台灣「奴性」社會的最佳寫照，只要問題不發生，不管是或非，誰都不想太計較。可是，生性是

非分明的賀德芬，就是無法朦混生活，當她成為國內第一位為「著作權法」奔走的學者開始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議題，就陸續闖進了她的生活，讓她一路走上改革之路：

改革的路，絕對是一場艱辛且漫長的旅程。從推廣「著作權法」、鼓吹校園民主思潮、修訂「大學法」到投入「族群權益平等促進會」、「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」、「公共電視」、「電基會」等等的運作。賀德芬就像是奔向沒有終點的馬拉松，在漫長又停不下来的改革旅程中，不斷增加自己的社會參與，只為了讓改革的種子，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抽出充滿希望的新芽：

### 發起「台大教授聯誼會」，成為校園內的黑名單

眼見長年推動著作權法的努力，已看到初步成果，賀德芬接著與一批台大教授發起「台大教授聯誼會」，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組織，讓台大教授可以進行知

識交流、科技統合，並研討更適切的教學方式、仲裁學生與校方之間的重大爭議。當時仍在戒嚴階段，校園內的風氣十分封閉，而賀德芬等人卻為了推動校園改革而成立聯誼會，自然受到校方的反對，主要是怕教授們會互相串連來干預校政。當「台大教授聯誼會」還在籌備階段，就已掀起連串泛政治的問題，許多聯署加入的成員紛紛受到校方的壓力，甚至還發生研究室被搜查的情形，種種的謠言與攻擊不斷出現，發起人之一的黃武雄甚至還寫好遺書：「若有意外，絕非自殺」，可見當時的迫害，讓與會成員多麼心寒。多數人碰到這樣的處境，總會選擇明哲保身地離開是非風暴，而心懷推動校園民主使命的賀德芬，卻一點也不畏強權，反而展現出更堅持的魄力，擔負起總召集人的職務，決心堅持到底。

沒想到，這個國內第一個由教授主動發起的團體，不但屢受

校方阻撓，連內政部也不願受理登記立案，讓許多熱情參與的教授感到無奈，各報章的聲援也開始出現：。眼見命運多舛的「台大教授聯誼會」就要在各界的期待下成立，卻又發生了選票外流的「操縱選舉事件」，賀德芬於是主動辭去召集人職務，以示負責。本以為聯誼會的成立可以為校園民主帶來新氣象，不料卻日漸演變成教授鬥爭與娛樂性的社團，完全偏離了當初創會的精髓，於是賀德芬與其他九名創會教授，就聯名退出這個一手創立的組織，聯誼會也就不再發揮任何功效了。

### 「三月學運」後，徹底揮別了「忠黨等於愛國」的曾經

從發起到退出聯誼會的歷程，讓賀德芬感到十分沮喪，也讓她對國民黨操控校園的舉止深感痛心。可是，既然已走上改革的旅途，她已不打算回頭，於是又發起「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」，結合了各大專院校的教

授，希望能

在保守陳舊的體制中另開新局。

「在逆境中改革，以溫和漸進的方法，是不夠的，必須透過直接激進的訴求，才能引起注意。」「學改會」成立後立即就投入「大學法」的修訂，賀德芬除不斷透過媒體痛斥立委審法品質的低劣，還率領學生走上街頭：

在「六四天安門學運」後的隔年，賀德芬與張忠棟、陳師孟等教授也在台大發起「民主教育週」，帶領學生到中正紀念堂靜坐，要求廢除臨時條款、解散萬年國代；成為著名的「三月學運」。在學生靜坐的六天期間，賀德芬不但全程陪伴、代表學生與最高當局溝通，還不斷對學生高喊，「歷史會記得你們！」以激勵士



氣。終於在李登輝允諾盡速召開「國是會議」謀求改革之道後，整個事件圓滿落幕。

在主動發起學運後，賀德芬與國民黨的關係就開始對立了，隨後她又在抗議國民黨一黨修憲，且無視學生絕食抗議的行動後，與二十八位國民黨籍教授集體宣布退黨，徹底揮別了過去「忠黨等於愛國」的曾經。當生性溫婉的賀德芬，立志要肩負發揚教育精神與推動教育改革的雙重使命時，自然會展現過人的強悍與霸氣；在校她是為學生任勞任怨的溫柔樞母，而面對所有欠缺公義

賀德芬與張忠棟、陳師孟等教授也在台大發起「民主教育週」，帶領學生到中正紀念堂靜坐，要求廢除臨時條款、解散萬年國代……，成為著名的「三月學運」。（圖片提供/賀德芬）







且必須改革的議題，她則顯現一股「得理不饒人」的霸氣，讓許多當權者深感難纏且充滿壓力。

### 台灣的亂源，一切皆因教育制度的不健全而起

多年來，賀德芬伴隨著學生走過一波波的民主學潮，走過八〇年代、九〇年直到現今，當初播下的改革種子，已陸續蹦出可喜的新芽。眼見校園民主的思潮已日漸蓬勃、「著作權」與「大學法」也受到相當的重視，雖然離她心中期望的理想仍有頗大的差距，相信未來的改革之路，必定能走得更順利。

回想當初在戒嚴時期投入教育改革的日子，不但成爲校園中的黑名單，還必須面對黑函、恐嚇電話；的騷擾，如今她已走出這些心酸的往事，卻仍對社會充滿憂心。「如果要實現理想，就註定要背負整個社會的苦楚。」這樣的心情，

相信也是許多投入改革運動的人士，共同的心聲。

面對台灣的諸多亂源，賀德芬認爲，「一切皆因教育制度的不健全而起。」而教育不只在校園，更應該廣及社會各階層。所以，雖然仍心繫校園的改革，她還投入「族群權益平等促進會」的活動，希望能促進台灣各族群的和諧；成立「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」，希望能實現「媒體正義」，讓人民的權力不被扭曲與誤導；「知」的權力不被扭曲與誤導；擔任「公共電視」的常務監事，期望這個清新的媒體，達成善盡文化理想、社會公器的使命。如今，她又接下經濟部電基會主委的職務，相信以她充滿理想主義的個性，必定能帶動不同以往的新氣象。

### 在溫柔婉約的深處，有顆比男人還堅強的心

知識份子最可愛的地方，就是知道不斷地反省，並充滿熱情地投入改革。從賀德芬多

年來投入社會改革的歷程，讓人深深感受到「知識份子」的骨氣與風範，並沒有在這個充滿功利的社會中完全絕跡。看著她嬌小的身形與柔美的面容，以及不時流露的淺淺微笑，十足像是閨閣繡樓派的女學人，可是在她溫柔婉約的深處，卻有顆比男人還堅強的心，推動著她挺身力排眾議，將自己奉獻給她的理想、她的使命感。

走過這段披荊斬棘的改革之路，除了賀德芬個人的意志堅定與頑強韌性之外，先生的鼓勵與家人的支持，更是她最大的後盾，讓她在面對任何艱困的處境，都能勇往直前、毫無畏色。如今，她仍然充滿改革的熱忱，仍然看到問題就緊追不捨，當然，「以一個改革運動者的立場，理想是沒有止境的，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問題要解決。」看來，這位外柔內剛的「溫柔女強人」，要操心的事還有很多、太多……